

# 为何仅2名学生转投临床医学?

## 上海交大自主调整专业医学院转出多转入少耐人寻味

上海交通大学近日发布 2013 级自主调整专业工作拟录取学生名单, 在 186 名转专业的学生中, 有 55 名从医学院转出, 约占医学院同届学生人数近 1/10, 而同时仅有 2 名学生转入临床五年制医学专业。

近年来, 医学生转出多转入少在国内医学院成为普遍现象, 预防、营养、检验等小专业更是医学院转出“大户”。对此, 上海交大医学院副院长黄钢昨天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 转专业政策既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医学的尊重, 医学更需要满腔热情, 现在转专业减少未来转职业。

### 申请或因重新“定位”

在 2013 级交大转专业学生中, 机械动力类、经济类、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船舶与海洋工程、信息安全等是热门转入专业, 而在 55 名医学院转出学生中, 信息安全、电气工程、机械动力专业是“主流”。

针对今年提交转专业申请的学生, 交大医学院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 超过两成的学生“高考为何填报医学院”的原因为“家长意愿”, 超过 30% 的学生选择“分数正好”, 也就是说过半学生在高考前

并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

对于医学院转出多转入少的现象和大家的关注, 黄钢教授并不担心, “交大医学院此前对转专业并没有名额上的限制, 因为医学不同于其他专业, 更需要满腔热情的学生。转专业的过程中, 一些目标不明确的学生离开, 能让真正想学医的学生拥有更好的氛围和环境。”

### 确实存在“跳板”现象

虽然学习兴趣是二次选择专业的重要考量, 但近年“把医学院当跳板”的现象的确存在。

去年从医学院预防专业转入传播系的交大学生小吴表示, 自己转专业的初衷是觉得原专业“不感兴趣”、“不太适合自己”, 但周围的确有同学将医学院作为“跳板”, 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转出的准备。“很多医学生在填报志愿时, 将交大作为平行志愿第一志愿, 将交大医学院作为第二志愿进行申报。但由于高考分数不足, 服从调剂被分配到医学院来。”

黄钢教授表示, 今年交大医学院将改变转专业政策, 从人数上仍然不进行限制, 但将实行“高分向低分转”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 要

从医学院的一些小专业或录取分数相对较低的专业转入交大本部热门高分专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跳板”现象将被杜绝。

### 盲从心理令人伤感

在交大医学院, 检验、预防和营养等小专业, 每年转出学生都不少。各专业转出学生比例超过 1/10, 有些专业剩下的甚至因此“小班化”。这种现象在复旦医学院同样存在, 一个月前复旦大学自主调整专业名单上, 27 名医学小类专业学生调整了专业。

“进医学院=当医生”, 这是不少考生和家长对医学院的理解。而事实上, 除了临床专业, 一些非医学类的小专业并非培养未来临床医生, 但同样是现代医学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正因这样狭隘的理解, 一些高考分数没到临床专业的学生被调剂到小专业后心理落差难以平复, 对专业未来的认识并不客观。

“比如我们的检验专业, 是上海唯一的, 每年学生毕业前就已经被各大医院抢光, 就连毕业实习, 各大医院都在争抢, 就业情况非常好。”黄钢说, “但对这些专业, 学生并不了解, 也没有清晰的职业概

念, 很容易受到负能量的影响。”

彷徨犹豫时, 随大流就成了了一种看似保险的选择。小吴说, 每年申请转换专业的季节, 医学生对这一话题的探讨热度很高, “一些同学会出于盲从的心理申报转换专业, 他们认为既然有这么多名学都不看好自己的专业, 说明该专业在发展前景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交大医学院的小李对这股风气感到十分伤感。不过, 小李惊喜地在今年名单中发现来自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和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两名同学转入了临床医学五年制专业, 她高兴地在“人人网”上向这两名素不相识的同学发去祝贺, “相信医学院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 多数学生仍在坚持

黄钢教授算了另一笔账。交大医学院针对全国 985 和 211 院校非医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推出了一项“4+4 项目”, 即完成 4 年非医学专业的理工类本科毕业生, 取得免试直升研究生资格的学生可以申请该计划, 再经过 4 年医学学习可获得临床医学学位, 未来可以成为一名医生。这种本科后医学教育

的“北美模式”每年招收 25-20 名学生, “这些学生本科毕业从其他专业来学临床医学, 是真正地想当医生, 目前我们已经有 5 届毕业生在医学院一线工作。相比我们每年收获一批这样的优秀学生, 流失的那些不愿意学医的学生真不算什么。”

与此同时, 绝大多数医学生仍然坚持漫漫求学期。

前年转入临床医学专业的戴清本来就读于交大机动学院, 临床医学本身就要读五年, 又因为医学与其它专业的区别度很高, 转入医学院需从大一读起, 这样戴清会与自己同年就读交大的同学晚两年毕业, 但他从未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转专业的决定, 是对大学生活的重新思考和职业规划的再定位。最开始我的第一志愿填是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和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样, 都觉得金融是最好的就业方向。但老实讲, 我对行政管理的兴趣并不大, 对临床医学倒是有一定的兴趣。在申请调整专业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医学生的生活虽苦虽累, 对此戴清早有准备, 因为在做自己觉得“有趣而有意义的事”, 他反倒觉得充实。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胡冰

## 教授和我来做实验

一场生动好玩的《问水哪得清如许》交互式科普讲座亮相本次“上海科技周”舞台。由市教委、少年日报和上海中学生报共同承办的“科普校园行”, 将实验室搬到了大小朋友身边, 用“接地气”的方式让科普真正接近市民。

图为同济大学的甘礼华教授与孩子们一起做水的化学还原实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 《都市文化原理》发布

### 八年成果开启城市研究文化学派

本报讯 (记者 易蓉) 今天, 历时八年完成的《都市文化原理》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与框架体系研究》的最终成果, 《都市文化原理》由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士林领衔, 集聚国内多位专家完成, 系国内首部系统性都市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成果, 标志着都市文化基本理论及学科框架建设的初步完成, 开启城市研究文化学派。

中国城市化进程起点低、城市化水平有限, 但中国当代城市对“都市化”进程有巨大的理论需要。

“都市化”影响不局限于经济、金融、社会领域, 也直接影响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市文化学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 通过人文学科(核心是中国文学)与社会科学(核心是城市社会学)的交叉建构、理论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 其本质是当代都市社会生活与都市人精神生态的反映、折射与表现, 并在深层以都市社会为中心相互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 由都市、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都市文学艺术、都市社会等五要素勾勒出基本结构框架。

如何减少、消除生活垃圾的臭味, 是环卫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以往, 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大多依靠从日本等国家进口菌种和装置来除臭, 如今, 我们也有了由自己的市容环卫作业者研制出的“臭气克星”。这个宝贝来源于垃圾, 却能“吃”掉垃圾的臭味道!

记者独家了解到, 环境实业下属上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科研团队花一年多时间研制出的新型微生物除臭剂“初露锋芒”, 已在老港、崇明等填埋场小批量使用, 目前正在申请专利。

### 成千上万选出7种

生活垃圾为什么会发臭? 那是因为其中所含的微生物将有机物降解后, 会产生氨气、硫化氢和 TVOC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等, 散发出异味。要除去垃圾, 就是要分解会产生氨气、硫化氢和 TVOC 的有机物,

消弭异味。

上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技术部经理陈浩泉告诉记者, 国际上通用的微生物除臭剂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综合菌种, 而生活垃圾本身就含有成千上万种菌种, 因此公司科研团队就想到从现成的垃圾中提炼出可以“吃”掉臭味的菌种,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试验, 最终他们从中提炼出了 7 只菌种, 组合成能有效减少臭味的综合菌种。

### 72小时细致测试

如何从这么多菌种里觅到科研

人员们“心仪”的那一款呢? 陈浩泉告诉记者, 这需要反复耐心的试验。先从垃圾里过滤提炼出百余种疑似菌种, 然后就开始长期枯燥而细致的除臭效果试验。每个菌种将分别被投放入同样成分的生活垃圾原样中, 在相同的室温和湿度条件下, 待 72 小时后, 由专业“电子鼻”检测臭味综合指标。大多数菌种得分较差, 臭味指数基本没变化; 个别菌种得分优良, 臭味指数下降 30-40%, 甚至有一两种菌种成绩优异, 臭味指数下降幅度达 70-80%, 脱颖而出。经过约一年时间的试验, 共有 7 个菌种被纳入考虑。

仅仅选出这些有用的菌种还不够, 还要试验出到底要按照什么比例混合, 又按照什么比例投放到日常生活垃圾中, 才会发挥最大除臭效果。

这又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每个菌种都有自己的特性, 有些针对碱性气体, 有些针对酸性气体更有效。而生活垃圾成分复杂, 因此, 科研团队最终并没有全部采用在试验中得分最高的那几只菌种, 而是采用 7 个菌种按比例混合, 利用综合优势来对应普通生活垃圾成分, 达到最大限度除臭的目的。最终检测结果显示, 新研制的除臭剂除臭效率可以达到 60%。

### “本土出品”见效益

上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龙介绍, 公司致力于研制出更多本土环卫产品, 接下来, 公司科研团队将主攻单项除臭, 也就是单一成分垃圾的除臭。

“以前, 像喷雾除臭装置、垃圾生化处理设备等等, 都得从国外进口, 价格昂贵, 动不动就要数十万。其实, 不少装置技术含量并不高, 我们完全可以自行研制。这次新研制的微生物除臭剂, 就大大节约了成本, 真正实现了技术转化为效益!” 陆文龙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郭剑烽

## 沪环卫科研团队“炼”出生活垃圾除臭微生物武器 垃圾堆里觅出“吃”臭味的宝贝